

Cameron West

The Medici Dagger

美第奇匕首

[美] 卡麦隆·韦斯特 著
江天帆 马云霏 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The Medici Dagger

美第奇匕首

[美]卡麦隆·韦斯特 著 江天帆 马云霏 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6-5857

Cameron West
THE MEDICI DAGGER

据 Pocket Star Books 2001 版译出
Copyright © 2001 by Plural Productions, Inc.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.
through *Jia-Xi* Books, Co.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第奇匕首/(美)韦斯特著;江天帆,马云霏译.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

ISBN 7-02-005898-1

I. 美... II. ①韦... ②江... ③马...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8809 号

特约策划:蔺 瑶 刘文韵

责任编辑:姚翠丽

封面设计:Teddy. L

美第奇匕首

Mei Di Qi Bi Shou

[美]卡麦隆·韦斯特 著

江天帆 马云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3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9 插页 3

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

ISBN 7-02-005898-1

定价:22.00 元

摘自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笔记：

“今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我在为伟大的美第奇铸造匕首的时候，竟意外地得到了一种新的合金，其重量几乎轻如鸿毛。我试图将其融为铁水，重新锻造成新的形貌，但无论怎样费尽心机，也无法损其分毫。这匕首形的合金一边是开了封的刀刃，其刃之利，人所未见。然而，对于这种近乎无坚不摧的致命武器，世人并未作好接纳的准备。概因凶器难为善事，而战争乃疯狂怪兽之故。但是我却透过科学的光芒，看到了光耀的未来。到那时，人类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本性，能够善用这一利器，以达致崇高的目的。因此我决定留下这把匕首，等待未来那个人的出现。而‘真理之圈’将会为他指明道路。”

作者的话

雷布,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, 是受到了
下面这句话的启示:

物不格于理, 理不穷于思。

CAMERON WEST

— 序 言 —

1491

除了上帝和面包师，整个意大利都沉睡在八月闷热的夏夜中——只有这位发明者例外。此时，他的一项伟大发现正悄然而至。他退后几步，躲开煅炉散发出的炙人热气，惊讶不已。他的掌中握着那把冷却下来的轻如鸿毛的匕首，利刃在橙色的火光中熠熠闪烁，汗珠像浆果般凝结在他有力的手腕的汗毛上。

他把匕首朝上固定于老虎钳中，用力举起一把大锤砸向锋刃。然而，铁槌头却像熟透的西瓜一样裂了开来。他运用自己非凡的推理能力，绞尽脑汁试图解释这个奇迹，答案只有一个：一种不可估量的未知元素可能已被熔入了这块合金。

这位天才望向窗外，凝视天际，思考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：他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将被用来行善还是作恶？他神情严肃地注视着灼热的火星从熔炉的烟囱飞溅出来，蹿向天鹅绒般柔和的天空，这时，这位芬奇家族的后代终于作了一个决定。

五个世纪过去了……

— 二十年前 —

— 第一章 —

父亲的办公室很宽敞，我窝在他的黑色皮沙发里，靠着硕大的绸面枕头。此刻，整个房间内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。我抬头扫了一眼父亲，他颓丧地坐着，手肘支撑在皮质的桌面上，一只手紧紧地托着额头，另一只手则不安地转动着铅笔。电话的方形独立听筒离他的脸只有几厘米，传音效果比今天差多了。

“很抱歉，先生。”听筒里传来海岸特卫队队长赫科特·卡玛科少尉那军人惯有的冷漠的声音。

父亲如同踩到了图钉般向后一个趔趄：“你说它有可能在方圆一百六十公里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坠毁了？”

“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难道你们就无法找到那架飞机吗？你知道那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这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吗？”汗珠滴淌到了父亲的嘴唇上，在上面闪着光。

“请您冷静一下，巴奈特先生，”卡玛科说道，“我知道对于您而言，失去吉尔先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。”

“亨利！”父亲喊道，接着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喃喃自语，“天哪……亨利！”我知道亨利·吉尔是爸爸的私人飞行员，这次专门负

责去法国把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一页笔记带回来。

“他是您的亲戚吗？”卡玛科问道。

父亲根本没有心情回答这个问题，“你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回那架飞机是吗？”

“飞机坠入了非常深的海域，极可能以很高的速度，先生。”

父亲把那支黄色的铅笔折成了两段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“上帝啊！”

我在沙发上局促地挪了挪，思忖着是否该出去透透气，但最后还是留了下来。

“我理解您的心情，”卡玛科说，“真的感到非常遗憾。”

父亲陷入了沉默，很久很久，我发现他在流泪。望着他的样子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冒了出来。

电话那端又传来卡玛科的声音，“先生……呃，博士？”

“如果有任何新的发现，请立刻通知我，”爸爸绝望地请求道，“任何发现，即便是一张纸，一片碎纸屑。”

“一定会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任何物件，只要上面写有文字。”

“请您放心！一有新的发现，我们保证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。”

父亲重新振作了一下，“谢谢你，少尉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先生。”卡玛科挂断了电话。

父亲的视线仍旧停留在那已经没有声息的电话上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身后，我的靴子落在厚实的栗色地毯上悄无声息。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感觉他的衣服已被汗水浸得湿透。

“爸爸？”我柔声叫道。

他慢慢抬起头来，透过朦胧的泪眼望着我，“完了，儿子，”他低声说道，“完了。”

乔治敦七月的夜晚充满了湿气，仿佛一块塑料浴帘挂在月亮下面。我的房间在二楼。有时，在父母的晚安吻后，我会悄悄地爬起来，跪在窗前，打开窗户，探出头，凝视夜空。我会望着朦胧的月亮，感觉着一面是空调的冷气，一面是热乎乎湿黏黏的空气。直到汗流浹背，或者被蚊子攻击。

飞机失事的那个晚上，我撑着双肘躺在床上，母亲在我身边，她穿着那件蔚蓝色的棉睡袍，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，身上散发着她最爱的卡思维杏仁香皂的芬芳。我用力吸了口气，希望淡淡的芳香能舒缓我焦虑的心绪。我看着她轻轻地捋了捋枕上的绒毛。我一直觉得她的眼珠有着橡果般的颜色，但在那一晚，它们却失去了平日里的从容。被子将我紧紧地裹住，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我只得靠脚趾拨开一个小口来透透气。

“今天你洗床单了。”

“没什么比干净的床铺让人感觉更更好了，不是吗？”母亲勉强笑着说道，“好了，现在你该好好地睡觉了。”

我知道自己一定睡不着，但还是乖乖地躺下来。母亲轻轻地把被子拉到了我的下巴上。

“爸爸今晚会不会来吻我？”

她叹了口气。“宝贝，我想他不会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上楼，你知道……他……他今天的心情很糟糕。”母亲用手捂住了嘴，如果她哭起来，我晚上一定会做噩梦。

“但这是个意外，”我说，“不是他的错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她在床边坐下，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胸口。我想要伸出手去握住它，但被子却将我裹得像木乃伊一样动弹不得。

“爸爸觉得他有责任，”她说，“他觉得，如果他没有想要为博物馆买下那份笔记，或者，如果是他自己亲自去而不是派信使去取的

话……他真的……很难受。”

“那他明天会开心一些吗？博物馆的晚会怎么办？我们还会举行晚会吗？我们会取消是吧？”

耳边只传来空调低沉的轰鸣声。

“也许再也没有人能找到美第奇的匕首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“列奥纳多^①会怎么想呢？”

“对很多人而言，这是个悲剧。”

“我本应该做些什么的。我应该帮上点忙的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才十一岁，你改变不了什么的。好了，现在该睡觉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她吻了吻我的脸颊，亲昵地拉了一下我的耳垂，在我的耳边悄声低语，“做个好梦。”

“你也是，”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最后一次感受她特有的味道，“对了，妈妈……”

“我知道啦，你的夜光。”

她走到门口，打开小夜灯，然后关掉了头顶的吊灯，“和你的影子朋友玩得开心一点……”

“……嗯，在雷布的小夜光里。”我轻声说道，完成了我们的睡前小仪式。母亲离开了我的房间，蹑手蹑脚地走下楼去，伴随着旧木梯的“吱呀”声。

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做些什么——比如说把那架飞机开回来。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一切……

正当我梦到小树枝在篝火堆里面劈啪作响的时候，母亲的尖叫声吵醒了我。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窗外冲天的火光闯入眼帘。

① 即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。

难道真是营火晚会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二声尖叫把我从恍惚的梦境中拉回到现实，东西烧焦后的呛人烟味使我意识到原来是我们住的木屋着火了。

“妈妈！爸爸！”回答我的只有楼下玻璃的爆裂声。随之而来的是翻滚的浓烟，像鬼魂一样从门缝中向我袭来。我跳下床，脚下是滚烫的地毯，使我几乎无法站立。从窗口向下望去，只见火舌疯狂地舔舐着整栋别墅。往上看，烈火中石棉屋顶溅起的火星有如万千萤火虫般冲向夜空。在火焰低哑的嘶吼声中，我听到母亲在楼底的某个地方尖叫地呼喊着我的名字。

“妈妈！”我大声地喊叫，同时爬到了窗边，把脚伸出窗外。我紧紧地抓着窗台上的铁把手，目不转睛地望向房间里面，等待着——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么。不一会儿我的手便开始颤抖，但我并没有放松，反而抓得更紧了。

当第一辆消防车赶到屋前窄小的路口时，我的房门突然被撞开了，母亲站在火光中，火苗正从她的身后疯狂地扑来。她看到了我，尖叫道，“雷布，快跳！”紧接着，她的睡衣燃烧了起来。我听见有人下面大声地呼叫着，声音仿佛是在遥远的峡谷里回荡。只见妈妈向前跨了两大步，试图拉住我。正在这时，整栋房子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，随着一声轰然巨响，屋顶坍塌，母亲在成千上万碎石断木中，永远地消失了。

我全身的血液在刹那间凝固起来，悬在一个恐惧的魔爪永远也够不到我的地方。慌乱中我踩到了墙板，不断有断裂的木屑刺痛着我的脚底，我在半空中紧紧贴着墙面小心翼翼地移动到了平台，随后一跃而下，冲向地面。在别人的惊叫声中，我重重地摔在草坪上，滚到了路边的大榆树旁。

然后，整个世界一片漆黑。

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医生告诉我我的父母在火灾中丧生了，只记得是个男的，因为他的声音低沉而又遥远，发自绣有金色小海马的宝蓝色领带上方。

“能看着我吗，孩子？”他问道。

我瞪视着这个陌生的男人，一头令人妒忌的鬈发如丝绸般柔软光亮。

“我正看着你呢。”我冷漠地回答。

他用手捧起我的脸，哽咽了一下，又一次柔声地、几乎带着哭腔说，“能看着我吗，孩子？”

我想他很有可能在想自己的孩子，让他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很为他难过。我无法看着他，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视线一直停留在那些海马上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消息了。

我已经是一个孤儿了，我想。

— 现在 —

— 第二章 —

就在整个三楼即将爆炸的那一刹那，我撞碎了玻璃窗，像超人一样急降三十多米，脸朝下落在二楼白雪皑皑的平台上。从附近草丛里射出的子弹，以及被射中碎裂的砖块在我身边四溅。我压低身体，借着房檐的掩护左右躲闪。

我以脚探路慢慢地移动到平台边缘，一把抓住固定在墙上的铝制雨水管。树林里传出一个俄罗斯人的喊叫，紧接着是两声枪响，子弹擦着我的耳朵呼啸而过，射中了水管，只听见一阵金属的爆裂声。我掉了下来，勉强踩在一堆已扭曲得如同锯齿一般的水管上。顺着山势，我蜷起身体往下滑，速度之快就像驰骋在双黑道上的职业滑雪运动员。在我身后，四个男人驾着两辆摩托雪橇，加足马力，紧追不舍。

我从腋下的枪套里拔出手枪，首先瞄准了在我右边的那个人，我猛扣扳机射出三发子弹。只见他痛苦地捂着胸口，雪地车顿时失去控制撞到树上，随即爆炸。

另一辆雪橇又向我逼来，我进入了一片开阔而又陡峭的雪坡，而五十米开外一架红黄相间的悬挂式滑翔机正要滑下陡峭的悬崖。我冲向机翼，腹部收紧，大腿猛地发力，一跃而起，抓住了机身向前滑